



新中國 新藝術——中國當代藝術家訪問錄 /
《藝術收藏+設計》主編
李鳳鳴、許玉鈴 訪問.--初版.
-- 臺北市：藝術家，2010.03，
416面；17×24公分.--

ISBN 978-986-6565-73-1（平裝）

1.藝術家 2.傳記 3.訪談 4.中國

909.92

99002868

新中國 新藝術——中國當代藝術家訪問錄

New China, New Arts: Interviews with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ists

《藝術收藏+設計》雜誌 主編 李鳳鳴、許玉鈴、賴思儒 採訪

發行人 | 何政廣

主編 | 王庭玫

編輯 | 謝汝萱

美編 | 張紓嘉

封面設計 | 曾小芬

出版者 | 藝術家出版社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147號6樓

TEL: (02) 2371-9692~3

FAX: (02) 2331-7096

郵政劃撥 | 01044798 藝術家雜誌社帳戶

總經銷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縣中和市連城路134巷16號

TEL: (02) 2306-6842

南區代理 | 台南市西門路一段223巷10弄26號

TEL: (06) 261-7268

FAX: (06) 263-7698

製版印刷 | 欣佑彩色製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 | 2010年3月

定價 | 新臺幣580元

I S B N | 978-986-6565-73-1

法律顧問 蕭雄淋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1749號

新中國 新藝術

中國當代藝術家訪問錄

New China, New Arts: Interviews with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ists

《藝術收藏+設計》雜誌 主編

李鳳鳴、許玉鈴、賴思儒 採訪  藝術家出版



目錄

序 | 4

平靜創作追尋藝術的烏托邦主義者 王廣義 | 6

享受生活，樂在創作的思想修煉者 方力鈞 | 20

堅持放緩的創作延續性 岳敏君 | 36

關於天書，關於文本、觀念與藝術 徐冰 | 54

現代藝術的無限可能，就在於芸芸大眾都可以感到很好玩 蔡國強 | 70

回想初衷，探索藝術潛能的挖掘者 張曉剛 | 86

面具下的真我 曾梵志 | 102

理性結構述說內心所欲傳達情感故事 劉野 | 124

挑戰，讓才情得以淋漓盡致 劉煒 | 140

藝術，講創意也談策略 周鐵海 | 156

當代藝術語境下的中國精神 羅中立 | 172

追尋隱藏於藝術中的詩性 何多苓 | 192

散發璀璨生命力的色彩	周春芽		208
在「破」與「立」之間，自由表述的創作觀念	艾未未		226
讓豔俗成為當代藝術的另一種風情	俸正杰		242
既豔俗又前衛，顛覆式的仿真世界	王慶松		256
讓繪畫成為記錄社會與時代的視覺檔案	陳文波		270
現代人文對話的新石頭記	展望		284
從油畫到攝影世界的女性主義敘事	崔岫聞		298
以視覺還原的解構意識	洪浩		312
雕塑，一如物理性沉思與感官的飆速	隋建國		324
溫柔含蓄滲透心靈的寫實油畫	楊飛雲		338
玩味繁複與簡單的塗鴉繪畫	葉永青		356
以水墨為起點，走前衛之路	谷文達		370
以藝術抒發暴力、闡述人性	楊少斌		384
以畫筆紀實，以鏡頭記錄	劉小東		398

自1998年高名潞在美國策畫的「中國新藝術展」，與隔年史澤曼擔任總策展人的第四十八屆威尼斯雙年展上，陳箴、蔡國強和黃永砅等中國當代藝術家的露面，以及范迪安策展的第五十一屆威尼斯雙年展中國館之後，國際藝壇開始對這個它所長期忽視的新中國的藝術力量，投以關注。

中國的前衛藝術可追溯至1959年成立的無名畫會，這個約二十位藝術家組成的畫會曾於1974年舉行公開畫展，這也是第一個已知的非官方畫展。1978年底至1979年初，中國的新藝術開始萌芽，當時一群藝術家開始創作以文化大革命的失敗和代價為主題的作品，這些在1979年秋天首次展出的「傷痕繪畫」雖然仍以歌頌文化大革命為主，但卻表現出以往未被承認的身心創傷。同年，星星畫會在北京開展，吸引了四千名觀眾參訪。在星星畫會之後，藝術形式上的實驗陸續出現，而在80年代達到顛峰，最後做為一種現象表現在1989年栗憲庭、高名潞等人在中國美術館策畫的「中國現代藝術展」裡，這場集結一百八十六位藝術家共兩百九十三件作品的展覽，原預定展出兩週，但其間被迫關閉兩次。

另一方面，在整個國際藝術活動的平台上，發主導聲音的主要是西方國家的藝術，「西方中心主義」這種文化觀念是佔據主流的。這種趨勢從20世紀最後幾年開始逐漸起了變化。國際藝術界，包括在西方藝術中心的內部產生一種向外眺望，向非西方國家的文化和藝術汲取經驗、謀求交流的態勢，形成世界文化的多元主義取代原先的西方中心主義。中國處在開放的社會變革中，展現出自己非常充沛的生機和活力。一位藝評家就曾指出：就中國藝術自身而言，經過了改革開放二十年的發展，到新世紀之交的時期，也表現出與國際社會交流和交往的新的願望。從中國新藝術的發展歷程來看這個必然性，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藝術主要是藉助西方現代藝術的已有成果，來調整原有單一的藝術觀念和藝術標準。80年代中國藝術的主要標誌是藝術的變革，特別是對原有藝術單一面貌的修正。到了90年代，隨著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整個藝術上的多樣化也急遽地表現出來，中國新藝術到了此時表現出一種要在當代層面上與國際對話的潛質，成為豐富和調整國際藝術格局的一種力量。進入21世紀，中國的藝術生態發生了深刻的變革，從生活方式到所採用的語言及探索的觀念取向，都是愈來愈個體化、多元化。

中國當代藝術今日的活絡和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是從2000年開始成形，那年的第三屆上海雙年展可說為轉捩點。隨後商業畫廊一個接一個出現，國際收藏家和拍賣公

司開始出現中國熱，使中國政府開始改變態度，轉而把藝術當成達成商業和外交目標、進而鞏固其全球地位的手段。中國當代藝術家的作品因為蓬勃的市場而愈發熱絡，例如2006年便是相當火熱的一年。張曉剛、岳敏君、方力鈞這些藝術家的作品等，為蘇富比在中國當代藝術這塊的收益增加了四倍之多，總計超過6000萬美元。2006年11月佳士得在香港的拍賣會上，光是中國當代藝術便有6800萬美元的拍價。劉小東的〈三峽新移民〉一幅油畫在保利拍出275萬美元的成交額，當時保利拍賣的總經理指出，中國當代藝術不僅在西方市場熱門，連在本土都很搶手。

許多中國藝術家走向國際，不僅是聲譽上的獲得或市場上的效應，更是顯示中國藝術自身的豐滿、發展和水平的提高，能夠在國際舞台上展示中國藝術的當代價值，中國當代藝術家的視野已經處在一個全球的信息圈中，大家開始關心個體的交流，形成了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國藝術多種樣式共存的一種生態，它處在當代，具有當代文化的屬性和文化心理。

《新中國 新藝術——中國當代藝術家訪問錄》這本書，大多原是《藝術收藏+設計》雜誌從2008年4月號開始每期連載的「中國當代藝術家工作室」專欄至2010年3月內容集結出版的單行本，總計包括王廣義、方力鈞、岳敏君、徐冰、蔡國強、張曉剛、曾梵志、劉野、劉煒、周鐵海、羅中立、何多苓、周春芽、艾未未、俸正杰、王慶松、陳文波、展望、崔岫聞、洪浩、隋建國、楊飛雲、葉永青、谷文達、楊少斌、劉小東等二十六位中國當代藝術家的訪問實錄。他們都是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活躍在中國當代藝壇的重要人物，訪問多數是在他們的工作室進行，同時以攝影呈現每一位藝術家工作室實景，並選刊十多幅以上的代表作，可以真正閱讀透視他們的創作心靈、欣賞作品內涵。二十六位名單，僅是已經連載過的集結，這個受人歡迎與重視的「藝術家工作室」專欄，還在陸續進行採訪與連載，日後也將推出續集。

透過本書系的出版，我們不僅可以抽樣性的看出中國當代藝術的特質與概貌，更可進一步觀察、了解中國當代藝術何以會形成今日多元的模樣。

何廣義

2010年3月寫於《藝術收藏+設計》雜誌社

平靜創作追尋藝術的烏托邦主義者

王廣義

王廣義，這位出生於哈爾濱的北方漢子，在近年的中國當代藝術市場上成為眾所矚目的焦點之一，他始終給人一種「大哥」形象，看似嚴肅的外表下，對談的話語卻相當平靜與成熟，面對此次訪問則誠懇親切。社會選擇他們成為中國當代藝術的升溫跳板，因為這一代人伴隨國家的進程一路走來，他們的成功包括了必然性與偶然性，他們曾經做出的極大努力是我們無法想像的。然而，今日的王廣義卻用一種透明的觀點看待自己，同時持續保持不受干擾的創作心境，在這位已經被成功光環籠罩的藝術家身上，撇開創作不談，他秉持的是一種難能可貴的思維。

■籌備三項個展

問：請你談談最近在忙些什麼？

王：最近在忙三個個展，第一個是9月1號在深圳何香凝美術館的展覽，這是我一個很大的回顧展，不展平面作品，只展我從1988年到2008年這二十年的觀念性作品。

問：觀念性作品？之前曾在哪裡展出過嗎？

王：有，這次是一個回顧展的概念，作品都曾在國外的美術館展出過，但是在國內沒有這麼全面地展示過，當然有好多作品是借來的，有些是要重新還原，新作就是2007、2008年創作的「冷戰美學」系列。然後是9月中旬在紐約亞洲文化協會（Asian Cultural Council），這是雕塑展，然後是10月份在倫敦LTB基金會美術館（Louise T Blouin Foundation）。

問：在何香凝美術館的展覽聽說是跟張培力一起舉辦？

王：我們兩個的個展在同一天，我在何香凝美術館，他在OCT當代藝術中心。我的開幕式完了之後換他的開幕式，加上我跟張培力是同學，藝術方向也不太一樣，所以這樣一起辦可能更有意思一些。

問：這是在中國第一次的個展？

王：對，第一次個展。我從事藝術二十多年了，這是我第一次在中國本土做個展，大家都覺得挺吃驚的，但這次的確是第一次，之前在國外做過很多。

問：之前沒有中國這邊的美術館機構邀請你舉行個展嗎？為何一直到今年才舉行首次個展？

王：這個因素很複雜，主要還是因為我自己的想法吧！在自己的國家做個展在我看來是一個挺謹慎

王廣義於北京工作室陽台接受《藝術收藏+設計》雜誌專訪 2008年3月（右頁圖）



的事情，也挺麻煩的，因為辦展覽得邀請很多人。在國外做展覽挺簡單的，他們布置好之後，我去參加開幕式就行了。我對國內是挺慎重的，二十年來第一次做個展，我覺得很有意思。

■進入「冷戰美學」系列

問：有報導指出你從2003年就不再繼續創作「大批判」系列了？

王：倒也不是，而是在文化策略上有些變化。

問：什麼樣的變化？

王：2003年之前的一些「大批判」系列作品中主要出現西方著名商標，2003年之後不再是商標了，而是我杜撰的一些帶有文化涵義的話語，像藝術與圖騰、藝術與宗教、藝術與人民等這樣的一些字，畫面從樣式上感覺好像還是一樣，但是其中的文化指向已經不一樣了，也就是說我更開始強調、更關心藝術與藝術之外的事情。

問：另外你一開始提到最近創作的「冷戰美學」系列，這系列已經做出多少件？

王：「冷戰美學」這個系列已經做出兩組作品了，第一組去年9月在上海當代藝術博覽會上展出過，現在做的這組是關於冷戰時期人們對於戰爭的幾種想像，我選擇了三種：關於原子彈戰爭、關於細菌戰、關於毒氣戰。如果戰爭爆發，這三種戰爭對人民的內心構成最為恐怖的害怕，也可以理解成是一種戰爭遊戲，是人們想像之中的恐懼，這種恐懼事實上到今天也沒有發生過，但是人們想像的恐懼我倒覺得是最大的恐怖，比真正的戰爭爆發還要恐怖，始終要來臨的永遠沒有來臨，但你心裡永遠覺得這件事情要發生，我是想表達這樣一個概念。

問：這就像人的一生最後害怕的那個死亡一樣，一生如果對死亡非常恐懼，而這件事情一直都還沒有發生，就會陷入在那個恐懼當中。

王：對。人對死亡的想像是非常害怕的，但真的來臨的話也就這樣了。當然我這個作品主要透過「冷戰美學」來傳達，對我而言，我不是對政治的藝術感興趣，而是對藝術的政治更感興趣，藝術中所表達的政治問題是我感興趣的。其實「冷戰美學」從思想上和我早期的「大批判」是一脈相承的，都是表達了在冷戰時期人們內心對世界的看法，透過「大批判」系列，其中還包括雕塑作品這樣的一個過程走完了之後，現在我對這個世界的看法，包括藝術觀的形成，其實我也找到一個根源，這個根源就是我小時候的冷戰背景環境，形成我對世界的一個很難改變的看法。

雖然現在世界已經改變很大了，在現實層面上人們已經不使用冷戰這個詞彙了，但我感覺在內心仍然是存在的，包括實際上發生的很多事情，如911、恐怖攻擊、基地組織等，在我看來都是冷戰時期種下的種子，這個種子可能在某些人、某些地區發芽。冷戰是一個持久的影響，當然因為冷戰同時又是一個想像中的產物，這種想像中的產物我又賦予美學的色彩，「冷戰美學」這個詞是我杜撰的，我覺得很能表達我對這個世界的看法，它不是一種事實的恐懼，而是想像中的恐懼，可能是浪漫的，也可能是殘酷的。

問：你是提煉出這個辭彙跟人性之間一個很大的連結性。

王：如果從很學術的角度上來講，對於這個世界而言，所有關於政治、哲學的問題，最本質的核心其實就是在尋找敵人，這幾乎是人類發展的一個動力，每個國家想要強大、想要對世界構成影響，也是要尋找敵人。冷戰恰恰是將這件事情敏感化，讓人的心裡都有這種感覺，我主要是從這種角度來創作「冷戰美學」。

王廣義於「冷戰美學」系列最新的雕塑作品前（右頁上圖）

王廣義的雕塑工作室，此廠房專門用來製作與放置雕塑作品。（右頁下圖）



■新概念的呈現方式

問：「冷戰美學」系列目前有沒有設想要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王：「冷戰美學」系列我想會持續至少五、六年，因為很多東西可以做。在展覽的呈現方式上，我想要做出歷史博物館或科學博物館那種從猿到人的展覽的效果，後面有一些人工做的小土堆構成的景象，這個對我啟發很大，「冷戰美學」最後就想完成這麼一個概念。這次在深圳的展覽一部分就要實現這個感覺，進去之後根本不像一個藝術展，而是像自然科學和歷史展，一種自然的感覺，但裡面隱含了關於政治、關於國家的一些狀態，構成衝突的一些事情是由冷戰思維引起的。我最後要實現這樣一種概念，有很多東西可以實驗，是一個讓我很興奮的想法。

問：光是想像就讓人感到非常的興奮跟有趣。

王：這將是不太像藝術的展覽，因為像藝術的展覽，最起碼現階段我覺得沒啥意思，一看就是藝術展。這次我還在展覽中首次使用影像，我利用了原子彈爆炸的場景，但是把畫面放得非常慢，一點一點地，蘑菇狀煙雲慢慢地膨脹，這種影像造成一種恐懼和危險，而這些心理感受是慢慢形成地，不是很突然的。然後地面可能會有土堆出的田野，其中有很多出於恐懼狀態而趴倒在地的大量的人，場景大概是這樣。

問：把冷戰放在21世紀當下的今天，你覺得有什麼樣新的解讀？

王：把冷戰這個詞放在21世紀使用，我做為藝術家想賦予它一種「新的冷戰」的感覺，也許有點誇大化了，但21世紀之後這個世界會發生很多事情，事實上已經發生了很多事，我想要提出的就是，最初冷戰時期的種子現在開始發芽了。當初種下之後，有好長時間人們不用這個詞，人們忘掉這件事，我不是預言家，我不能預言這個世界會發生什麼，但是我想在很多人的內心其實對這個世界的看法會改變的，雖然現在整體看來是很平和的，經濟利益化實際上掩蓋了很多事情，各國的經濟利益在我看來是冷戰的另外一種形式也會出現的，我希望我在這個時間做這個作品，當然包含了這個涵意。

■藝術中的公共性

問：你曾說過「我的藝術是借人民之手完成的」，呈現是關於政治、公共性的反思，你曾經透過藝術創作來表達你個人的情感嗎？

王：我可以說沒有，但事實上可能還是有。當我說出「我的藝術是借人民之手完成的」這句話的時候，同時包含了我也是人民中的一份子，當然也表達了我個人感情，只是我更強調人民這種概念。其實在我的創作中，我盡量排除掉這種很個人化的東西，那種很私密、很個人的感受，可能來自於特定的經歷，在我看來這件事不具有公共性，我在創作上更強調一種公共性的東西，公共性一定是和人民的感受相關，當然我說的「人民的感受」當然也是我想像出來的，但這是我做為藝術家的立場，我希望我的藝術是這樣的。

問：你說希望從人民的感受來出發，希望大眾都能看得懂你的作品嗎？

王：我希望。所以我的作品從大批判到「冷戰美學」，所找到的那種呈現方式，我都想讓它特別簡單，讓人一略而過就可以理解，當然觀眾的理解和我的出發點是否有差異這並不重要。

問：但至少他不會說：「這是什麼，我看不懂！」

王：對，我不想讓我的作品是這樣一種呈現，例如「冷戰美學」中，原子彈、細菌戰這些東西，人們一看本能地就會理解這是關於戰爭的事情，這個戰爭想像了很久，說了很久，但確實從來沒有在冷戰時期發生過。



工作室內正在製作2008年9月在何香凝美術館展出的雕塑，展出現場將排滿這些趴著的人，共計有五十多個。（上圖）
王廣義的雕塑工作室內置放了不小大批判系列雕塑作品（下圖）

問：你所蒐集的這些材料是中國當初很普遍的素材？

王：我選擇的這些宣傳掛圖當初在每個家庭都曾經掛過，每個街道的宣傳板也都曾經有過，所以大家都知道。我盡量選擇一些很通俗易懂的，曾經在民眾身邊經常見到的，我覺得這種東西具有很強的公共性。

■抽離最日常的事物

問：你最喜歡的藝術家之一是安迪·沃荷，能談談這位普普藝術大師對你的影響嗎？

王：安迪·沃荷對我最大的影響就是，把人們經常見到的、極其司空見慣的東西從極其普遍的生活現象中抽離出來，讓人重新看到，這個過程對我是有影響的。其實一個很普通的事物例如高跟鞋，如果從日常生活中分離出來之後，也並不一定要賦予這個鞋什麼特定的涵義，只是單純地把它分離然後讓人們看，而這也是一種藝術，面對一只鞋，用油畫表現也好，用雕塑表現也好，這件事情就變了，簡單到其實誰都可以做，而簡單到其實誰都可以做的這種感覺，這種對待藝術的態度，是我挺喜歡的。

我很喜歡的另一個藝術家是波依斯，波依斯對待政治的概念，我覺得挺有意思的。對我而言，我本身並不是如何地關心政治，我是關心藝術和政治之間一定存在的關聯性，我一直要找的就是這種關係。我不是一個關心政治的藝術家，對政治本身沒有興趣，卻對藝術和政治如何構成關係感興趣，之間是怎麼構成關係的？

我們經常能看到一張圖片或是漫畫，雖然很難說它是什麼，但假如裡面包含了和政治的關係，我就覺得很有意思，這基本上傳達了人一種很複雜的、關於哲學、國家、社會的一種看法。比如畫一個人寫一句「你好」，這根本沒有意義；但是如果畫一個人寫「打倒×××」的反動標語，這裡面就產生意義了。同樣都是圖象，但裡面卻表達了這個人（可能是農民）極其複雜的政治態度。我覺得這個很有意思，也就是說以藝術的形式，確實可以表達某種想法，而這種想法實際上直接地、不用論證地也能表明他的一個態度。

■看待生命的態度

問：你曾經表示對死亡是相當恐懼的？能談談這部分的想法嗎？

王：對，確實是。不知道為什麼，對死亡跟衰老確實有深深的恐懼感。

問：從什麼時候開始？

王：從很早就這樣，不完全是因為現在邁入中年，也不是因為什麼樣的突發事件。這是我一種普遍性的、綜合的感受，原因說不清楚，但是往俗的說，只能是對生命的感覺。

問：所以你覺得生命很脆弱。

王：對。的確是。



王廣義的藝術工作室一隅，工作人員正準備將作品做防護打包；放在牆下的三幅畫都是他的新作。（上圖）

王廣義 大批判系列——國家與時間（右頁圖）



TIM

T 0-9789

190 4 190 789

問：你曾經經歷過非常困苦時期，對於當時的經歷有什麼感受？而當時的你又是一位喜歡畫畫的人，你覺得藝術能帶給你什麼？

王：年齡小的時候其實不太懂，對生命的感覺很模糊，可能確實隨著年齡增長，對生命、對死亡的感受更強烈一些。藝術能帶來什麼？藝術能帶來表達，它能讓我表達對這世界的看法，這件事情非常重要。剛開始畫畫感覺很好、很快樂，慢慢地發現藝術確實能表達我做為一個自然人與社會人這樣雙層身分的人對於這世界跟對生命的看法。

問：會刻意做什麼事情延續年輕的感覺嗎？

王：倒沒什麼刻意。不過「享受生活」很重要，這是很真實的事，所有事情跟享受生活、享受生命比起來都是無意義，健康地生活這是很難得的，這種普遍的人的感受應該都差不多。

問：有些藝術家會擔心時間不夠，愈是步入中年愈想要抓緊時間做更多作品，你有這樣的顧慮嗎？

王：我倒是不會，就是正常地工作、正常地生活持續下去就可以了，有些事情是不能更改的，不一定非得要做很多，也沒必要，正常工作就很好了。

問：雖然你的外表給人一種嚴肅的感覺，但你曾說自己是很內向的人，你是不是嚮往平靜的生活？

王：是。包括和人交往、和朋友相處都很平靜，這感覺是挺難得的。人多就亂七八糟，我也會感到很慌，不是很喜歡。包括展覽開幕式什麼的，感覺都很亂，所以我從事藝術二十多年第一次做個展，跟我潛在的心理原因可能也有關係，在國內做個展要邀請很多朋友、媒體，要說很多話，我覺得很複雜。

問：今年這展覽可能會有上百人！

王：對啊，所以隔了二十年才辦。

問：你終於可以面對了。

王：哈！對，總要有第一次。有些藝術家就很喜歡這種人很多、很熱鬧的氣氛，但我就真的做不到。



■面對天價之列

問：不免俗地要談談市場問題。當你的作品成為中國當代藝術高價天王之列的時候，生活肯定有很大的轉變，這種轉變發生的時候你有什麼感覺？

王：其實沒有轉變。因為這件事情不是突然的，不是說我昨天吃不飽、穿不暖，隔天突然有了金山、銀山。我們這幾個藝術家，理論上來講其實都是一步步走過來的，拍賣上所呈現的現象，像破千萬這種價格，嚴格上來說是和藝術家分離而且沒關係，它只是發生在社會上的一件事，那些都是我們早就賣掉的作品，「超過千萬」其實就是一個概念，僅此而已。

王廣義工作室一隅，作品〈大批判系列——波普藝術〉。（上圖）

王廣義於作品前，左為〈大批判系列——國家與香奈兒〉，右為〈大批判系列——信仰與歐米茄〉。（右頁上圖）

王廣義 大批判系列——藝術與圖騰（右頁下圖）

